

41895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12
20000 42089

71
1912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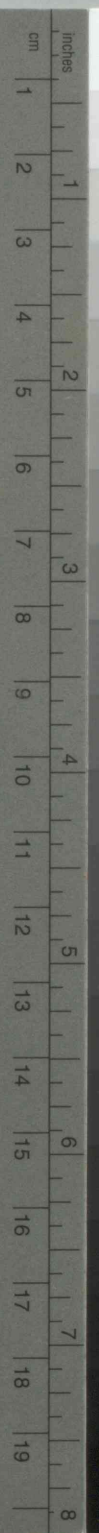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K011
資料室

日本外史鈔

全



簡野道明
國語漢文研究會
編訂



日本外史鈔



東京 明治書院

日本外史鈔

例言

- 一 此書就山陽日本外史鈔事實文章並正大雅馴者以充中等學校漢文讀本。
- 一 論贊一切刪除生徒之力未易領解也。
- 一 名物訓詁略注上欄以資參考。

明治四十五年五月

日本外史鈔目次

- 重盛忠孝 一
- 重盛忠孝 二
- 重盛忠孝 三
- 重盛忠孝 四
- 賴朝破平氏
- 平氏伐義仲
- 義仲破平氏
- 宇治河先登 一
- 宇治河先登 二
- 一谷之役

一 三 五 七 〇 三 五 八 〇 三

屋島之戰	一
屋島之戰	二
平氏滅亡	二
腰越狀	三
賴朝霸業	三
時賴擢藤綱	三
時宗殲元寇	三
笠置之對	四
赤阪城守	四
兒島高德勤王	四
渡部橋之戰	五
千窟嬰守	五

後醍醐復位	一
後醍醐復位	二
義貞勤王	六
護良親王	六
湊川之戰	六
湊川之戰	一
湊川之戰	二
正行忠節	一
正行忠節	二
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	七
甲越之戰	一
甲越之戰	二
甲越之戰	三

元就義戰	一	八八
元就義戰	二	九一
元就義戰	三	九三
桶峽之戰	一	九五
桶峽之戰	二	九六
信長勤王		九八
藤吉筮仕		一〇一
秀吉大志		一〇三
秀吉大度	一	一〇六
秀吉大度	二	一〇八
聚樂行幸		一一一
豐公征韓	一	一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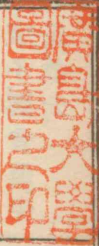
豐公征韓	二	一一五
碧蹄驛之戰		一二八
豐公裂册書		一二一
蔚山嬰守	一	一二三
蔚山嬰守	二	一二六
關原之役	一	一二八
關原之役	二	一三三
家康言行		一三五
秀忠謹厚		一三八
家光英邁		一四一

目次終

日本外史鈔

重盛忠孝一

仁安元年以平清盛敍正二位任內大臣二年遂至
 從一位陞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勅賜
 邑于播磨肥前肥後爲大功田世襲長子重盛敍從
 二位任權大納言聽帶劔昇殿次子宗盛敍從三位
 任參議大納言平時忠謂衆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
 族者非人也當是時平族爲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采
 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治承元年重盛任



一子其

仁安六條天皇
 年號
 賜隨身兵仗謂
 賜內舍人近衛
 等帶兵仗者護
 衛其身也
 輦車人步輦車
 也

治承高倉天皇
 年號

執事院廳長官也。
子婦謂爲重盛子維盛婦。
藤原師光創髮稱西光爲院北面。

瓶子國音通平氏故云。

左近衛大將尋拜內大臣居小松第宗盛爲右近衛大將已而進正二位朝臣舉妬平氏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爲後白河法皇執事重盛娶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爲子婦成親子成經娶教盛女然成親殊希爲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西光謀饗藏人源行綱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目也吾受院勅陰圖之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胄也盍爲我將成殊功取顯位行綱諾之成親遂結檢非違使平康賴式部大輔藤原章綱前近江守源成雅等又欲結法勝寺執行俊寬數飲之酒因乘閒說之會其鹿谷別館計事宴酣馬逸坐者驚起誤仆瓶子成親

曰平氏仆矣西光曰盍梟其首康賴進曰梟首檢非違使之任也取瓶懸之柱上一座大笑成親因建策曰祇園祭日京師雜沓乘此時縱火平氏第疾攻之可以逞矣乃部署諸將所向未發

重盛忠孝二

西光子師高爲加賀守其目代師經與白山僧徒鬪僧徒來訴之延曆寺延曆寺僧徒與之合兵入京師犯闕重盛以三千騎衛宮門擊卻之山徒不服還圖再舉法皇勅成親討之成親大喜因聚兵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西八條聞清盛在福原又赴焉請面告事清盛出面之行綱曰院中集兵

西八條清盛別邸所在

新大納言即藤原成親也云云猶曰如此

有源暗指法皇

耦進相對而進也粹昨沒反手持也

君知其由乎清盛曰欲攻山徒耳行綱進附其耳語曰否否事係貴族嚮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鞠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乃縛西光至痛掠知之得實又使人召成親成親未知事覺曰平公欲宥山徒令吾請法皇耳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繹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耦進粹之囚於小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賴以下皆被逮捕久之重盛至衆

左大臣藤原賴長性慧黯世稱惡左府

亡無同亡狀謂無善狀也以辭責曰讓

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為名族受君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死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為藤原信賴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亡狀因戒之曰慎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教盛亦為成經固請皆得減死而清盛怒不自禁乃使經遠兼康拷掠成親二人畏重盛下成親于庭附其耳曰我公隔壁而聽君第叫號二人擊地成親輒叫清盛曰可矣

重盛忠孝三

阪上田村磨光
仁桓武朝人平
東夷有大功拜
征夷大將軍
先是清盛削髮
稱淨海
新院崇德上皇
重仁親王崇德
皇子
故院鳥羽法皇
覆敷救反蓋也
官家猶曰公家
也斥天子不敢
正言尊尊之意
也
細人小人也

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
士今舉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
田村磨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
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
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
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
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
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為官家者以此
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
族滅即毋告者豈不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
宣討我目我為賊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

北面院北面武
士也

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有
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
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
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
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為大臣大將自非有寇賊
犯闕則不宜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
數正襟襟咤甲靚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
乃其枝葉耳閒羣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
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畢重
盛泣數行下

咤開也

彙類也言羣衆
小人以類進也

重盛忠孝 四

佛說以天地國
王父母衆生爲
四恩
平將軍貞盛
刑部卿忠盛
反唇心不然而
誹之也

叨貪也

艾盡也
讒人指成親等
草草雜亂不齊
貌
較著明也言君
善而臣惡較然
著明則不可不
從王事也
二百餘人言欲
以此兵護法皇
也

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
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
胤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
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反唇及至大人乃陞太政
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
園半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命
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退陳事由則公家豈有
不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
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
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
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

六條判官謂爲
義

親偶見也

勅誠也

沈重人指重盛

以勅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
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
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觀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
欲遂今日之舉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舉座
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舉非爲一身計徒慮
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重盛顧讓
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
乃慫慂之也出勅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刎
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
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
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

院宣內府云云
此假設之辭
急急遽也言慮
急遽自殺也

漣然泣下貌
前途已迫謂老
耄而餘命無幾
也

先是賴朝奉以
仁王令舉兵伊

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
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
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
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爲
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
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
曰汝等應召即來真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
去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
盛報怨以恩使人慚愧

賴朝破平氏

治承四年十月平清盛遣孫維盛弟忠度以五萬騎

豆相模人大庭
景親擊走之武
藏人畠山重忠
又擊破其黨三
浦氏既而賴朝
收敗兵勢復振
清盛乃伐之

富士河在駿河
謂關東八州士
民皆從賴朝也

挽強挽強弓也

伐源賴朝以藤原忠清監軍齋藤實盛爲鄉導賴朝
召諸將議曰吾欲徇上野下野然後進如何平廣常
曰不若及敵未踰足柄而取武藏相模二州既獲天
下唯君所欲爲賴朝然之躋河而軍於是武藏相模
豪傑相告來降兵凡十餘萬乃入鎌倉立爲幕府部
署諸將士遂親將而西逆擊平氏八州將士爭追附
之比躡足柄山凡二十餘萬騎賴朝進與維盛夾富
士河而陣初維盛遇行旅自東來者問賴朝兵數對
曰八州草木無不風靡無山無河皆其兵也已而賴
朝至河東白旗林立望之無際維盛召齋藤實盛問
曰汝知東事者度賴朝兵挽強如汝者幾人曰弓五

度矢長短以舉
故云

以斗量之，以帚
掃之，言衆多也。
么麼，細小也。
庭弱，羸弱也。

箇力箭十五拳，以貫甲七札。若是者，一隊不下二十人。人畜五六馬，馳山谷如平地，戰而喪親踐尸而進。如臣者，斗量帚掃不足數耳。如我畿內西國兵，么麼庭弱，託喪稱創，動輒欲退，而所乘皆駑。豈可與彼輩較哉。蓋實盛與藤原忠清議事不合，既對維盛，遂辭而西。一軍恐怖，維盛以忠清爲先鋒，進至河岸。河水方漲，兩軍相持未戰。武田信光爲我先鋒，遣使平氏營，與約戰期。平氏不答，信光乃潛兵由閒道夜出。西軍後道徑大澤，鵝鴨驚起，西軍大駭潰走。賴朝欲追走，遂西。千葉常胤、平廣常、三浦義澄皆說曰：「常陸陸奧諸州未服，恐窺我後。」先定關東，然後西伐，未爲晚。

實瀨川，在駿河，先是義經因鐵買吉次依藤原秀衡，至是辭秀衡而來也。八幡公，源義家東征後三年之役也。新羅公，義家弟新羅三郎義光也。故將軍，指義家父鎮守府將軍賴義。頭公，賴朝父左馬頭義朝。

壽永安德天皇年號

夷平也

也。賴朝從之，乃令信義守駿河，義定守遠江，而引兵還。次于黃瀨川，會有一將率二十騎來，因土肥實平求見賴朝。賴朝問狀，對曰：「其年齒二十左右，面目俊邁。」曰：「是陸奧九郎也。」亟呼入，實平導入幕。果義經也。曰：「聞阿兄起義，喜不自禁，固辭秀衡而來。賴朝大喜。」曰：「八幡公之東征也，遇新羅公來援，曰：『猶見故將軍也。』今吾遇汝，猶見頭公也。」兄弟相對涕泣。

平氏伐義仲

壽永二年四月，以維盛、通盛、忠度等爲追討使，將山陽、山陰、西海諸國及參河以西，若狹以南，徵兵十萬餘人入北陸，將夷義仲。然後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

平替源興謂平氏衰廢源氏興起也

史記項羽曰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繡而夜行耳實盛誤以譬喻為實事也

燧城在越前

齋明平泉寺長吏也

三條野在越前

遣中謂大場景尙曰平替源興蓋降木曾景尙曰東人無不知我輩姓名以興衰變節若人言何實盛曰吾徒以試子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矣今老矣唯一死以報君君盍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義仲聞我軍向越前遣將守燧城城據山帶壑最為要地我軍阻谿水不能近城將有齋明者為書約之矢以射我軍曰源氏築隄貯水君決東山趾立涸矣臣為內應焉我軍從之立拔其城連戰皆捷追至三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寧死於我與鬪斬之我軍長驅定越前進入加賀源氏兵退據

安宅渡在加賀絕流而濟曰亂林富樫二城在加賀

般若野砥竝山在越中

志雄山在能登

安宅渡平盛俊令子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盛俊以兵五千先渡大軍從之遂拔林富樫二城據之降將齋明進言曰義仲在越後越後越中之界有寒原之險君宜急扼此毋使敵踰焉乃遣盛俊赴之至般若野敵已踰寒原盛俊與戰不利退維盛乃以七萬騎軍砥竝山忠度以三萬騎軍志雄山義仲以五萬騎至令源行家攻忠度而自當維盛維盛恃險不備義仲乘夜來襲維盛大敗走義仲乘勝追之

義仲破平氏

參河守知度清盛七子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冒敵陣馬仆而徒敵有岡田親義來擊知度知度舉刀斫其

佐良岳在加賀

義仲先放鞍馬
十匹試水淺深
也
篠原岳在越前

相當我兵死傷
與敵相等也
成合在越前

胃。胃墮。因斬其首。親義子重義踵至。我騎遮鬪。知度
自屠而死。敵益進。右兵衛佐為盛賴盛次子也。亦為
樋口兼光所殺。維盛退保佐良岳。當此時。忠度與盛
俊擊破行家。而聞維盛敗。引兵與之合。退據安宅。渡
忽有鞍馬十匹。濟水而至。畠山重能在前軍。視之曰。
敵近矣。乃與三百騎登篠原岳。瞰之。馳使中軍告曰。
源氏兵悉濟。臣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召樋口兼光。
指岳頂曰。汝知彼一隊將為誰。曰。畠山重能也。臣數
遊武藏。記其旗章矣。義仲曰。此可與鬪者。遣兼光與
鬪。殺傷相當。維盛等乃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
擊大戰。大場景尙自呼而鬪。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

木曾公即義仲
也

義仲父義賢為
義平所殺。義仲
幼孤。畠山重能
受義平命欲殺
之。而不忍。託之
齋藤實盛。
鞠養也。
重恩謂重平氏
之恩也。

之。景尙斬十三騎。被創自殺。衆悉退。實盛獨留戰。敵
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實盛曰。汝斬我首。獻木曾公。
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光盛騎遮之。實盛攬騎將殺之。
光盛救之。三人相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
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其語東音。義仲曰。莫乃實盛
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
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
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
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為此老所鞠
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收
尸葬之。義仲復追我軍。平盛綱藤原景高等十餘人

死之。

宇治河先登一

源義仲、縱兵暴掠京師、後白河法皇患之、屢使使召賴朝、於是賴朝使弟範賴、義經監關東貢賦、西上以調義仲、義仲終反、賴朝乃檄八州將士討之、壽永、安徳天皇年號。

壽永三年正月、賴朝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

浮島原、在駿河

慍、含怒意

二良、高綱、景季

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為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羣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大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慍、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即控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

闊疎遠也言久不相見也
哂微笑也

彼非梶原邪。公之囑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闊，彼乘公所賜乎？」高綱哂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廩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廩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

宇治河先登二

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

最第一也、

厖音灰喧也、

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囂厖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搥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澀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給景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爲先登第一，景季爲第二。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泅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

條音叨編絲繩也、
超跳而出前也、

辟易驚卻也、

趨促也、股栗足震慄也、謂恐懼也、木幡在山城

攢聚也、

先是義仲與平氏戰于備中水島敗還、源行家亦與平氏戰播磨室山而敗、

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行親搏戰而退。義仲馳使請後白河法皇幸醍醐寺。弗聽。則率兵馳赴其宮。拔刀瞋目立于階下。具興趣。幸宮中股栗。會有來告東軍已至木幡矣。義仲乃馳出。遇行親。親忠合其兵。兵僅三百騎。望見東軍旗幟彌天。曰：吾死矣。諭將士散去。衆請生死相從。義仲乃進冒東軍。重忠、景時等累進。皆潰。義仲驅進。與義經遇。義經以數百騎攢蹄衝擊。因亂射之。義仲大敗。被創。以殘兵西走。

一谷之役

義仲既死。平宗盛自南海徙山陽。山陽將士自室山水島二役服從平氏。平氏遂復福原。築城據焉。負山

壽永三年

忌辰、死日也、兼倍也、言倍行程而行也、三草山在播磨

臨海。生田爲東門。一谷爲西門。勝兵十萬餘。繫大艦數千。平教經轉戰于備前。安藝。淡路。和泉。皆捷。源賴賢。子義嗣。賴仲。子義久。居淡路。皆爲所殺。平氏威振關西。期犯京師。賴朝聞之。趣二弟赴伐。以二月三日攻一谷。範賴以五萬騎向東門。梶原景時監軍焉。義經以萬騎向西門。土肥實平監軍焉。以明日爲清盛忌辰。延至七日。先期三日。早發。義經取丹波路。兼行。比暮至三草山。聞平資盛等七千騎陣山西也。召實平。議曰：夜襲之乎。抑待旦也。實平未對。田代信綱進曰：敵謂我恃衆稽留也。則急襲之必勝。義經曰：是得我。心。卽發命。僕辨慶火沿道民家取明而過。夜半至。

此公指義經

山西急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天明，令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精騎三千，向鴨越。鴨越者，城後閒道也。日暮，駐軍熊谷。直實、平山、季重，在麾下。直實謂其子直家曰：「冒險混進，孰後孰先，欲立功者，不若向西門。」直家曰：「然。此公常先士卒，不可隨也。未知平山子何如。」使僕闖之。季重甲冑，按刀獨語曰：「誰能先我僕歸。」報直實曰：「彼所見亦同我也。」乃馳赴一谷。天未曙，薄門自名。季重踵至，敵闢門，二人突入奮鬪。城兵辟易。季重出，亡其旗卒。乃復入，斬其敵而出。實平、信綱皆至，令士卒繼攻，門堅不破。範賴亦令諸軍薄東門。武藏人河原高直與其弟躰

薄迫也

標表識也

頰俯同

頰音權，頰骨也，齒謂年齡也。

柵先登，中箭死。梶原景時使輕卒拔柵，以五百騎入鬪。既退，顧失景季所在，復入索之。景季在敵中被髮而鬪，箠插梅花以自標。景時識見，挈之而出。當是時，平氏專防東西二門，而不圖。義經、義經之向鴨越也，路險夜黑，令辨慶索鄉導。辨慶認火光，得一人家，見翁嫗對坐，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為業，諳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謁義經。義經執火視之，長身高，頰持獵弓矢，問其齒，曰：「十七。」義經為冠之，命姓名曰鷲尾經春，給鎧仗，以為鄉導。問鴨越如何。」經春曰：「太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躰之。」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先衆馳之，至鴨越，則天明。頰

言後者之鞍與前者之胄相觸也

言以刀斷攀舟者臂其多至滿舟也

視城中二門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春所言，衆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達。義經曰：「可下矣。」乃屈其所騎，馬後足一鞭而下。三千騎皆倣之，胄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呼而入，平氏軍駭擾，自相擊刺。教經等敗走，義經縱火乘之，烟焰漲城。範賴實平破東西門而入，三面合擊，斬平通盛等十人，擒平重衡。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衆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遂奔讚岐。倚田口成能之衆保于屋島。

屋島之戰一

義經數請征南海，法皇以京師多賊黨不許。許先遣

戎服謂被甲胄也

慶於刀反謂盡死殺人也

賊擊舟向岸也

渡部在攝津

介甲也俗所謂猪武者也
勦殺也絕也

其將校義經奏曠日彌久，範賴糧盡東歸，而鎮西兵士浸屬平氏，則勢難拔也。乃許之。義經乃戎服抵法皇宮，白曰：「自平氏奔竄關西，奪官稅，亂官民。三年于此，臣既奉追討之命，鬼界高麗究其所至，鑿之而後已。否者不復入王城矣。」文治元年二月，發京師，艤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為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艫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勦敵，為快而已。公若為大將，逆櫓千百聽公所為。若義經則

落落成也

尼子浦、在阿波、
瑟縮、謂足局蹙
不伸也、

不欲也。衆目笑。景時慚恚。義經遂令將士曰。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佐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逆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具糧食。即夜令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曰。風順。盍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曰。不用命者射殺。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者五艦。百五十騎。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駛如射。黎明達尼子浦。望岸上有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足瑟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結束騎焉。勿虛發。以費箭。衆從之。上岸大戰。擒敵將田口良連。其捕虜言。櫻間良

勝浦、在阿波、

遠以五十兵守勝浦城。義經馳抵城。疾攻拔之。

屋島之戰二

中山、在阿讚之界、

內府、宗盛也。宗盛時爲內大臣。故云、

六條夫人、六條攝政基實夫人也。九郎、謂義經、

義經進至中山。見一卒齋書。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島。義經曰。吾阿波人。應內府徵者。如聞源氏。嚴淀河。子必途觀之。其兵幾何。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齋。誰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內府妹也。曰。書中何言。曰。吾焉得知之。獨口授我。曰。九郎既發京矣。彼真可畏者。以木曾如鬼神。彼一舉取之。君急修城。集兵。以爲之備。書辭亦如是耳。若公等亦宜亟赴之。曰。諾。且子屢赴屋島乎。曰。然。曰。聞其城甚固。然否。曰。否。潮來則須舟。潮去可騎渡。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

高松在讚岐

トルコ
イタリ

晡午後四時也

扇殼扇骨所透也

書縛卒于樹以五十騎疾馳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以為大兵至也舉族乘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稍來屬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嘗從八幡公戰陸奥者義經喜以為先鋒戰而交退日既晡敵以一舟載美姬插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衆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經召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高一發斷扇殼扇翻而墮兩軍大呼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卻之追而入海遺其

扱音插斂取也

鎮西八郎即源為朝也以勁弓長箭名

贈所以助葬者車馬曰贈貨財曰贈

所執弓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以鐵搭鉤其冑義經以刀扞之鞭扱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君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使吾弓如叔父鎮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奥已委身於君代君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鑿敵為憾耳義經泣曰我鑿敵在旬日而不及疇汝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贈以名馬蓋藤

隨送行者贈賄之禮也

志度浦在讚岐

原秀衡所驢宇治一谷二役所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爲義經死明日義經侵晨復攻西兵善戰擊破之平氏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之平氏舟逃志度而西義經循陸追之東軍阻風後發者悉來屬軍益振時三月二十三日也

平氏滅亡

乘輿謂安德天皇也天子在宮曰陛下出曰乘輿引島壇浦共在長門箱崎在筑前

平氏奉乘輿退保引島已而長門周防悉應源氏乃赴箱崎聞範賴以大衆在豐後則旋泊于壇浦源氏軍充塞海陸兵艦三千四面來攻我有五百艘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於今日汝輩有進死毋退生一心戮力必獲義經而後已景清盛嗣等

款誠也謂通降伏意於敵也

唯唯諾也

嬪女官稱

爭願決戰田口成能潛通款於敵知盛謂宗盛曰士氣奮矣獨成能可疑請斬以徇不聽固請宗盛乃召成能勗之成能唯唯知盛握刀目宗盛宗盛終不能斷也已而大戰我兵奮擊東軍數卻成能降義經告之曰平氏徙帝於兵船徙兵於帝船欲誘敵而夾擊之義經知乘輿所在合軍疾攻知盛乃赴帝船諸嬪迎問狀知盛大笑曰卿等當睹東國男兒耳一船皆哭知盛手掃除船中盡棄汗穢物時子乃抱帝相約以帶挾劍璽出立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矢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與俱投海死皇太后繼投東兵鈎其髮獲之行盛有盛聞之皆力

殊絕也言決死也

戰死。教經驍名素著。敵爭欲獲之。教經殊死戰。殺敵無數。知盛呼曰。公盍早自爲計。多殺雜兵。毋爲也。教經曰。中納言欲吾與義經決死耳。乃進索。義經卒與之遇。教經免胄。撒鎧袖躍入其船。敵兵遮鬪。輒搏仆之。直逼義經。敵中有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進當教盛。教經蹴仆其一人。挾二人投海死。宗盛與清宗不能自裁。從士擠之海。泗而遁。敵兵鈎獲之。藤原景經見之曰。奴輩敢辱我君。進斬一人。中箭死。知盛聞而切齒久。曰。吾可以死矣。與教盛皆自殺。平家長等八人殉之。時壽永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

腰越狀

殺身從之曰殉

燈灼也

初賴朝擇西征大將。欲試諸弟之材。陰以火烙盥器。而使諸弟更侍執焉。執輒驚釋。獨義經終盥不釋。神色自若。賴朝是以知其堪事。而心陰畏之。梶原景時有寵。監義經軍。義經不與諮事。景時怒。屬範賴。畠山重忠。初隸範賴。憎景時負寵。凌人去屬。義經。景時益怒。寢譖之於賴朝。賴朝性忌克。平廣常。源忠賴皆以驕傲見誅。殺。聞義經亦負功。自尊也。稍惡之。景時又爭逆。櫓議相啣。益甚。壇浦之役。請爲先鋒。義經不聽。而自先。景時諍罵不已。義經怒。欲誅殺之。景時撫刀曰。我知有鎌倉公而已。諸將居閒。事乃解。景時歸。鎌倉。百方讒之。平時忠爲平氏疏屬。其從西奔。竊贊謀。

忌克謂忌才好勝也

諍遂雖反語也

一男即賴家也
腰越驛在相模

畫及其就擒有簿書一篋為義經所收時忠與其子謀奪還之以除禍本乃以女妻義經義經乃還其篋賴朝聞而惡之賴朝方舉一男而親信其外舅北條時政諸骨肉皆被猜防義經東獻俘鎌倉至腰越驛賴朝弗許入使時政出受俘義經乃寄書於大江廣元自訴曰義經代征討之勞上夷國賊下雪家恥心竊期褒賞不圖忽蒙讒言曠日於此莫以自明徒涕泣爾將永遠恩顏骨肉誼絕自非先人之再生誰為分疏焉義經幼孤從母逃匿流寓諸國為氓隸所役未嘗一日安居焉然而幸慶忽會至忝重任或策馬峻阪或凌風大海不敢顧軀命欲慰冤魂伸宿憤豈

先人義經父義朝也
岷野民隸僕隸也
幸慶謂會源氏再興之幸慶也

五位尉從五位下左衛門尉也

快快情不滿足也

望亦怨也

後白河法皇長勝壽院在鎌倉

有他哉既辱五位尉榮顯何加而忽遭此厄憂深悲切敢上誓書要之百神而威猶不霽也不得不仰公之救護伏願乘閒進說庶幾亮其無他卒被恩宥得享終身之安不報義經快快而西

賴朝霸業

賴朝聞義經怨望也怒奪其邑命僧昌俊討之義經執而斬之遂迫請討賴朝宣旨公卿皆憚義經欲權許之獨藤原兼實不肯曰賴朝罪未至當討且命弟討兄如之何法皇遂許之賴朝方落長勝壽院聞報曰可也畢禮而歸曰彼殺我使可以伐也乃親發鎌倉檄諸道會軍於途義經聞之奔竄西海不知所往

誅責也

德恩也

賴朝至黃瀬河聞義經既奔乃還鎌倉以朝廷宣討已訴冤不已法皇乃急宣諸州索義經未獲也平氏餘黨又竄匿所在天下騷然賴朝患之大江廣元建策曰方今大亂初平關東倚安帥府而姦豪伏匿於諸道隨起隨討輒發東兵則勞費不量民苦誅求爲今計者莫若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則天下可坐而定也賴朝大悅遣北條時政護衛京師因奏請之且請課畿內及西南四道每段五升以充兵食朝議從之賴朝薦家人有功勞者分爲守護地頭而身統之世因稱賴朝曰六十六國總追捕使賴朝素聞兼實賢且德其爭院宣也貽之書曰賴朝當

亂人指義經

建久後鳥羽天皇年號

義澄父義明守衣笠城與畠山重忠戰死之

平賊之熾孤身舉義得至奏功而不敢自專今亂人乃挾命恃柄敢規非分賴朝特恐禍亂之端復自是起近日所奏請非以營私乃爲天下定亂焉耳因奏請置議奏官十人選公卿充焉賴朝又貽書議奏官曰僕生武門長鄙野不諳知朝章偶有所奏願諸公簡之專執公平以安天下至如宣旨或有不便民亦當盡言焉面從非忠也建久三年七月詔以賴朝爲征夷大將軍使中原景能就拜之賴朝曰吾爲武臣敢坐受王命乎使三浦義澄迎天使于鶴岡祠受詔書思其父死義以榮之也

時賴擢藤綱

後堀河天皇貞永元年北條泰時定式目五十條以資聽斷

度藏食物之關也
碟食列反皿也

三島祠在伊豆無牲而祭曰薦

頭明也

封人掌封疆之官

北條時賴循守泰時式目內外稱治而其自奉多人所不堪大佛宣時時房孫也嘗詣時賴時已深夜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肴照紙燭索于度觀碟有殘醬取而佐酒其儉薄如此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綱藤綱微者也少好學師僧行印遭年旱時賴聚僧施之又親祈于三島祠其束載之牛洩于水藤綱在傍叱曰汝亦做北條公薦事邪衆問其說曰方旱牛而有知盍洩于田今之施僧不甄其貪廉廉者寧餓不來徒飽貪者耳是何異牛之洩于水也時賴聞之召見共語大說之竟擢爲引付衆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賴

相模公指時賴時賴爲相模守故云
舛相背也
撥沒入水中取物也

袴褶騎服也
管子管仲所著之書其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者也步者十日千里之

曲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圃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模公司天下之直直公文乃直相模公公宜見報是何舛也郵還其錢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誰得之者我取六十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藤綱自儉而喜施日食一脯布衣袴褶刀室不漆時賴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汝願治者增藤綱祿藤綱固辭時賴曰何辭曰神曰增藤綱祿增之則神曰斬藤綱首斬之乎時賴又從容問其所欲藤綱乃陳鎌倉及諸州吏奸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

其尤奸者世以此稱時賴得人云

時宗殲元寇

北條時宗爲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爲胡元所滅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爲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反皆拒不納文永十一年十月

情通矣堂下有
事一月而君不
聞此所謂遠於
千里也步者百
日萬里之情通
矣門庭有事期
年而君不聞此
所謂遠於萬里
也
弘長龜山天皇
年號
將軍宗尊親王
小笠懸騎射之
儀也
任負荷謂任積
父業
尋用也
文永龜山天皇
年號

築大隄貯水以
防敵故曰水城

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亨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十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爲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太宰府水城省冗費充兵備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

志賀島在筑前海中
穀古侯反弓滿也
王冠謂戴王冠者非人名
鷹島在筑前海中

邀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穀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王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島。時宗遣宇津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因奮擊，虜兵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

笠置之對

後醍醐帝在笠置山下，詔四方赴難，莫復應命者。帝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虛位，二童子來。

笠置山在山城

笠置山在山城

文文字也

蓋帝託諸夢以神之也

志貴山在大和

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本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山僧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成之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祈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功爲兵衛尉。帝曰：是也。使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即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坐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模。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

天子居曰宸慮，猶言聖慮也。赤阪在河內。

正成未死也。則母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實元弘元年八月也。正成於是城于赤阪，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在。參河人足助重範善拒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應之。高時乃遣北條貞直、足利尊氏等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模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重範被擒，錦織俊政、石川義純死之。帝與藤房奉神器逃。

赤阪城守

草叢通蔽陰山，開使敵不見也。

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赴赤阪城，城纔成，取農粟以當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分其三百，以弟正季和田正遠將之，出城草山而俟。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

隻奇也，掀高舉也。肉薄謂體與體相附著也。

焦爛火傷也。奔命謂奉命而奔走也。

百餘步，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射，立斃千餘人。東兵阻卻，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以二百騎闢門突出，三面合擊。東軍大驚擾亂，棄器械而走。旦日東軍分為二，一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復垣，繩懸其外，敵蟻附焉。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鉤鉤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軍於是築營環城，為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舉大事，固不圖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

承久之役北條義時徙後鳥羽上皇於隱岐

全驅以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填尸，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稍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人，誠曰：度我遠而舉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氏兵聞之，潰散。茲俊自殺。賊執帝于宇治，奉于平等院，遂欲徙之。六波羅帝令備行幸儀，乃往。賊擁立後伏見帝子量仁，即位。實光嚴帝請帝傳神器，弗聽。請帝削髮，又弗聽。每旦沐浴，拜皇祖，如常禮。賊畏憚之。二年二月，高時徙帝于隱岐。其禮比承久頗厚。參議源忠顯、嬪藤原氏從。

兒島高德勤王

志士仁人云云及見義云云論語之語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無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兒島氏世居備前，兒島兒島範長者爲備後守。高德稱備後三郎，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欲赴援，聞笠置陷，楠氏敗，乃止。已而聞帝西遷，高德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爲無勇也。蓋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阪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閒道至杉阪，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聞。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帝至隱岐，居國府島。高時遙令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

高德以勾踐比帝以范蠡自喻也

將兵監護焉。又流藤房以下公卿六人。及流皇子尊良宗良恆良。獨第三子兵部卿護良逃奔吉野。於是四方無復勤王師矣。

渡部橋之戰

吶喊揚鬨聲也

元弘二年四月正成出金剛山以五百騎攻赤阪城。城將湯淺定佛徵糧於紀伊。正成遮奪之。充苞以甲使三百人荷至城下。別分兵追之。城兵望見謂敵且奪我糧也。開門納之。三百人取甲於苞而甲吶喊起鬪。正成奪門而入。定佛不知所為。乃降。正成并其兵將七百騎徇河內和泉。悉下之。比及渡部。得二千人。進陣于天王寺。北條氏自徙。天子謂天下無復足虞。

二帥北條仲時北條時益

橋指高橋宗康田指隅田通倫

何有言不難也

言兵離散則敗協同則勝也

也。及正成起則大驚。六波羅二帥遣隅田通倫高橋宗康將五千騎擊之。正成分兵為四隊。伏其三隊。而以羸兵一隊扼渡部橋。而陣敵望見易之。輒競渡。羸兵佯走。敵追北過天王寺。陷於伏。急麾兵卻。我兵疾擊乘之。敵兵卻走。不可復制。爭橋而溺者無數。京師為之謠曰。渡部之川墜橋決田。二帥愧之。更命宇都宮公綱以紀清兩黨五百騎代赴。正成族和田某請逆戰曰。我已勝五千。何有於五百。正成默然良久曰。勝敗之機在離同不在衆寡。公綱素負勇名。而以寡兵承敗。其將士同心於死可知也。我藉使克之。能無失亡。吾受大任。前途甚遠。而首傷我士。後誰為我用。

上宮太子聖德太子也、識文即未來記也、

翻猴暗斥高氏、

辟君也、復辟謂再卽皇位也、

者吾將不戰而屈之也。遂拔營而去。公綱代營焉。既夜望四面皆炬火。漸多漸近。乃不釋甲而待者三晝夜。兩黨懼請歸曰。楠氏兵日加也。公綱乃引歸。正成復軍天王寺。數出耀兵。令軍中禁鹵掠。遠近歸心。多來屬者。正成威振京畿。寺舊藏有上宮太子識文。正成請僧發視之。文有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年。西鳥來食東魚。海內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指而諭衆曰。所謂九十五代。非今上耶。東魚乃高時。爲西鳥所食。則終歸族滅耳。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上之復辟。蓋在明春。

諸君勗之。衆皆奮勵。

千窟嬰守

當是時。皇子護良起兵。據吉野。又諭赤松則村勤王。八月。則村起兵。播磨。於是京畿警聞。交至。鎌倉高時乃檄東北三道。大發兵。以子時治族大佛高直。大臣二階堂貞藤將之。而宰長崎高資監焉。西擊正成等。正成相。金剛山之千窟城之。城挾山帶壑。周回一里。高數百仞。中有五泉。雖旱不涸。造槽蓄之。養以黃土。雨則引屋溜於槽。乃使別將守赤阪。而自徙金剛山。三年二月。東兵自三道上。分爲三軍。攻金剛山及吉野。赤阪。赤阪城兵力拒殺傷過當。賊絕其水道。城遂

三道謂東海東山北陸

仞八尺也

別將平野將監

大佛高直攻金剛山二階堂貞藤攻吉野阿曾

時治攻赤阪
萃集也

陷吉野受圍七日乃陷吉野赤阪既陷關東三軍皆萃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亦會焉稱八十萬合勢攻正成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兵四面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無復虛箭軍監高資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闕筆乃令諸軍勿復薄城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機注水使不能焚賊將高直議曰叢爾山巔不容有水得非乘夜出汲乎前攻赤阪絕水而克此計可襲也遣名越某將三千人柵守東溪久之毋出汲者正成瞰其倦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幟而還旦日樹之壁上呼曰此名越公所贈有公徽號焉我無所用願奉

鼓爾小貌

樹立也

関關聲也

還之名越慚恚舉族薄城城上豫懸大木及敵薄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畏憚休戰築長圍環守城兵困之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関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也舉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敵集於藁人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者五百餘人賊不敢薄城也三月高時遣使者督促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令投大炬唧筒注油以燒雲梯烟燄噴起賊兵前後喧騰梯遂中斷陷壑焚死者數千人諸道豪傑望正成之風多應官軍者護良又命大和土寇絕敵糧道敵

雲梯攻城具也
得升高故曰雲梯

兵多逃亡。敵中有新田義貞。請護良令。稱病東歸。謀攻鎌倉。於是六波羅二帥。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千餘人來援。急攻拔柵。鑿城趾。正成應機拒之。敵竟不能拔。

後醍醐復位一

北條氏以天下多勤王者。慮帝逃出。戒佐佐木清高。益嚴防備。而清高族義綱守中門。竊謀脫帝。未敢發。一夜宮女傳帝旨。賜酒守兵。義綱因白曰。上未聞之乎。楠正成據金剛山。舉義兵。高時以百萬兵攻之。三月。月不能拔也。播磨備前伊豫將士竝起應之。或謀迎駕。或窺京師。是皇運將回之秋也。而如聞高時兇

閱歷也、赤松則村屯摩耶山、伊東維羣築塞於三石兒

島高德起備前土居通治得能通言唱義四國

懼陰謀不良。上宜急艤千波港。幸出雲伯耆之間。臣伴追而從之。事必濟矣。帝不輒信。因賜其宮女。以察之。義綱志益固。帝乃令先往出雲。誘其族人來迎。義綱往為族鹽谷高貞所拘留。帝以其久不返。遂決意夜偽稱嬪御。與源忠顯徒行。逃出叩一民家。問港所在。主人熟視帝狀貌。知非常人也。乃負帝至港。託諸舟人。舟人亦有感喜色。忠顯告以實。揚帆而南。天明顧見數十艘。近則清高也。舟人伏。帝與忠顯於船底。覆以養魚。而坐其上。清高來索。舟人曰。何索。曰。先帝逃矣。舟人曰。果有是事。嚮京裝者二人。乘船發港。因指曰。在彼。清高赴之。帝遂達名和港。令忠顯登岸。問

養寫兩反乾魚也

名和在伯耆

途人猶土人

途人豪族可倚者答以名和長高長高有三弟曰長重長生氏高皆有武幹忠顯乃踵其家家方宴忠顯直入傳詔長高未答長重進曰人之所重名而已矣今忝受帝者自託事無成否皆足以揚大名於天下長高乃決意計奉帝于船上山令長重等五人擐甲走迎帝跪御舟傍帝欣然長重被薦于甲背負帝上山藉木葉進食

船上山在伯耆

薦席也

後醍醐復位

長高欲移倉粟于山募村民能運一擔者賞錢五百一日致五千餘石乃盡燒其宅率百五十騎以護行在因樹植柵列扉爲垣氏高造布旗數百煤印近國

煤黑煙也謂以煤刷印之也

新帝謂光嚴帝

諸豪章識張之山上明日清高以兵三千自山前後來攻望見旗章不敢進我兵蔽林而射射殺一將敵八百騎乃來降清高在山後未之知也更兵急攻會日且入大雷雨長重長生乘而疾擊擠賊于谷鑿千餘人清高單舸逃去帝授長高左衛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子弟拜官有差義綱高貞以千餘騎至山陰山陽豪族來屬數十姓而兒島高德從備前往帝令高德等從源忠顯攻六波羅赤松則村等奉護良親王令與叡山僧徒約將戮力入京師高時聞金剛山久不拔遣足利高氏名越高家助攻率萬騎至京師忠顯則村破殺高家高氏家聲素著得新帝密旨

欲犯行在意持兩端。比及丹波，聞高家敗死，乃屬官軍返攻京師。將士競附之。獨高德不欲附，別由若狹路入京師。五月，從諸將圍六波羅。二帥東走，死近江。而金剛山之圍始解矣。捷報伯耆。二十三日，車駕發。名和氏長年帶劔侍右，百官戎服至播磨，得新田氏捷報。高時已伏誅矣。正成乃以七千騎迎謁于兵庫。天皇親勞之曰：「今日之事，皆汝忠戰所致。」正成曰：「不賴陛下威靈，臣安得脫重圍，再覩天日哉？」詔使正成先驅歸闕而復位。

義貞勤王

冬本。休暇。宿題。

新田氏出於源義家。義家第三子，曰義國。敍從五位。

天日、喻天皇

下任式部大輔。義國從者有罪，坐謫上野。生二子：義重、義康。義重食新田郡，義康食足利郡。義重之後六傳至朝氏，皆襲邑新田，遂以為氏。旗用白旗，號中黑。北條高時之遷，後醍醐天皇於隱岐也。楠氏起兵于金剛山。高時遣關東將士攻之。朝氏有子曰義貞，亦在遣中焉。已而城固不拔，東兵多逃亡。義貞召其家宰舟田義昌，語之曰：「源平相制，竝護王家。自古之為然，吾雖無似，忝列源氏胄裔，特以時勢為北條氏所驅使，遂敵官軍，豈其本心也。吾視高時近狀，亡滅非遠。吾欲歸我國，舉義兵，上以除宸憂，下以興家聲。而非有所受命，則不可得。大塔宮令旨，則吾事成矣。」大

護良親王令旨
權用詔辭故曰
詔書
笠懸野入間河
共在武藏

塔宮者，帝第三子護良也。護良初疾，北條氏專權，與
帝密謀討滅之。敍二品，任兵部卿，充山門座主，號尊
雲居。大塔世因稱大塔宮。義貞乃通意於護良。護良
素知新田氏名族，大喜，即為令與之權用詔辭。義貞
感喜出意外。翌日稱病東歸，與子義顯、弟脇屋義助
等謀討高時。高時聞而大怒，下令擊新田氏。大館宗
氏、堀口貞滿、岩松經家、里見義氏、江田行義等百五
十騎推義貞為將，豎旗于邑。生品祠前以舉義焉。實
元弘三年五月八日也。義貞拜讀詔書畢，進陣于笠
懸野。近國將士不期而會者一日二萬人。軍于入間
河北。高時聞義貞起事，不以為意也。發兵十一萬，以

久米河在武藏

戰勝而將驕語
見史記項羽本
紀

族貞國、貞將將之。前後來擊。貞國抵河南，望見新田
氏軍甚盛，乃不敢進。而義貞已亂流而至，大戰于武
藏野。兩軍皆東國驍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戰罷，
即相馳突。凡三十餘合，乃交退。旦日又戰于久米河。
每戰鏖倉兵，死傷輒倍。高時使弟泰家以生兵數萬
來援。夜抵其軍。義貞不察，侵晨又戰。不利而退。泰家
益輕新田氏。曰：敵中必有斬致義貞者。皆釋甲飲酒，
相模人三浦義勝心素嚮義貞，率兵六千來屬之。義
貞禮而詢計焉。義勝曰：方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
天命所歸，終有在焉。公幸并僕兵，可以一戰。義貞曰：
以疲兵當新勝之衆，若何？曰：戰勝而將驕，卒懈者敗。

鶴水關戶共在武藏

泰家之謂也。敗兆已備，不足畏耳。詰朝之事，僕請為公先焉。旦日，卷旗徐進。敵相指語曰：「嚮聞三浦氏應徵而至，是也。」俄而義貞等翼而進，三面掩擊。泰家軍大敗，貞將一軍與小山千葉氏戰于鶴水，亦大敗，皆走入鎌倉。八州豪傑響應，爭歸義貞。義貞進至關戶，兵凡十二萬騎，分為三軍，三道攻鎌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樂寺堀口貞滿、大島守之自兒囊阪、義貞、義助自率諸將自假鞆阪縱火，五十餘所而進。鎌倉震駭，而北條氏見兵猶十餘萬，分拒三道。義貞、貞滿、滿、進、入、山、內、而、宗、氏、戰、死、其、兵、皆、卻、義、貞、以、選、兵、二、萬、乘、夜、赴、之、則、敵、大、兵、據、海、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

越遠也，謂後醍醐帝在隱岐也。

屢戰，謂苦戰而多殺也。

備，傍射義貞下馬，免胄向海拜曰：「天子為逆臣所遷，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潮大退，兵艦皆漂去。義貞大喜，麾眾而進。諸軍從之，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烟燄漲天。義貞縱兵鏖戰，高時舉族遂伏誅。自舉兵至此，蓋十五日矣。義貞因居鎌倉，誅餘黨，撫新附，威振關東。

護良親王

足利尊氏者，義兼遠孫也。地望素著，佐攻京師，首蒙寵爵，官祿皆遠出新田氏之上。遂陰蓄異圖，而忌義貞及皇子護良。初，帝之歸關，護良居志貴山，近畿兵

爭歸之。將率以入朝而不果。帝使參議藤原清忠就言曰：天下既定，汝將何為？蓋削髮復舊。護良對曰：高時雖伏誅，餘黨未殲，宜嚴武備以絕覬覦。且陛下之德，微臣之謀，以致有今日。而足利尊氏攘以為己功，彼觀其志，有不可測者。不及其力微而除之，復生一高時也。臣聞佛有二道，曰攝受，曰折伏。願陛下任臣以戎事，臣將為陛下折伏焉。帝不懌，勉從之。拜為征夷大將軍，而不許誅尊氏。護良具驕從入朝，赤松則村為先驅焉。尊氏深嫉之，乃結於帝寵姬藤原氏，陰謀排陷焉。而護良不察，輒欲除尊氏，多蓄死士，密徵兵。尊氏得其檄，上變告大將軍，反欲廢帝，立其子興

攝受，謂以仁心愛人也。
折伏，謂以威力戮人也。
驕從，謂僕御儀從也。

排陷，謂排斥之陷于罪也。

良為帝。藤原氏自傍贊之。帝怒。建武元年十月，伏甲召護良，執之囚于宮中。護良憤怨，因所識宮人上書曰：臣以罪累，敢訴冤枉。唯陛下憫察之。臣夙憤武臣專恣，釋法服被戎衣，寧受世譏而為君父忘軀。在廷臣子，莫敢效力。而臣獨張空拳以抗強敵，賊之耳目集於臣身，購臣以萬戶。臣晝伏夜行，匿山谷，踐霜雪，殆死而復生者數。焦思運籌，遂得底誅夷之績。而不圖獲罪於此。仰將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父子義絕，乾坤共棄。臣不敢復有望於世也。儻宥死刑，削籍歸佛，臣終身毋悔。抑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聖明盍延古以

底，致也。

晉獻公納驪姬

讒殺太子申生
立驪姬子奚齊
晉國大亂
扶蘇秦始皇太
子也始皇崩丞
相李斯宦者趙
高矯詔賜扶蘇
死立少子胡亥
於是諸豪傑爭
起遂滅秦

歐俱衛反驚起也

鑒今焉涕殞心悵不終所欲言書入莫敢奏達者諸
從護良終始者皆被誅赤松則村亦褫其守護職十
一月勅附護良於足利直義徙之鎌倉穿窖于二階
堂谷幽之縱一宮人侍焉二年七月北條時行作亂
襲鎌倉直義敗走臨走召淵邊義博曰時行不足患
可患者兵部卿宜乘此時除之義博往窺窖中護良
方焚燭誦經顧而蹶起曰汝欲殺我邪前奪其刀義
博斫其膝踏之跨胸刺吭護良縮頭嚙其鋒鋒折拔
貳刀刺心二乃絕年二十八義博欲以首示直義見
其不瞑而含鋒棄去所侍宮人收葬之

湊川之戰一

北畠顯家爲鎮
守府將軍鎮陸
奥

前役謂往日尊
氏自鎌倉西上
之役也

延元元年五月尊氏大舉東上水陸並進義貞軍兵
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時北畠顯家已歸鎮京師兵
寡帝命正成行援義貞正成奏曰尊氏新舉九國而
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格鬪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爲
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
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
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計蓋亦出此顧慮人言
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
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
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
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五月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

櫻井驛在攝津

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誠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隸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義貞迎問曰：朝議如何？曰：吾欲召還公奉駕叡山，不聽也。義貞曰：驅敗卒當銳師，吾知其必敗耳。顧去歲敗於關東，今復未拔一城，何以復命？吾故欲

建武二年，義貞奉勅伐尊氏於鎌倉，敗還。

決死一戰。正成曰：進退從宜，是謂良將。公且徐計之。且前殪高時，後攘尊氏，公武多矣。衆言何足恤哉。義貞色釋，訣飲終夜。

湊川之戰二

當是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七百，陣于湊川，以當之。義貞以三萬騎陣于和田崎，以扞水軍。水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竝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墜，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

一敵將，藥師寺十郎次郎也。

國賊指尊氏、
耦偶也謂二人
相對偶而刺也、

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
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
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
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為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
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
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
軍使弟武吉來視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
死之義貞敗退尊氏入京師送正成首於河內一家
聚哭正行起入室其母尾而闖之則執父所授刀將
自殺母徑入奪刀而泣曰汝何惑焉乃父之遺歸汝
豈教汝自殺也汝啣遺命歸來告我而汝先忘之惡

元首也、

義故猶言義舊
舊恩所結不相
忘也、

能任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國賊復父讐為志常
與兒童嬉戲為馳逐狀曰追足利也為斬首狀曰獲
尊氏元也楠氏族黨多死湊川而河內紀伊之間猶
有義故存者皆思戴正行帝思正成死王事追贈正
三位左近衛中將後二百餘年權中納言源光圀立
石于湊川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

正行忠節

延元四年八月後醍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後村上
天皇當是時四方勤王之師所在耗散而足利氏勢
威擅天下興國四年春楠正行在金剛山漸保聚義
故時出兵攝津縱火挑賊正平二年秋尊氏令細川

正平後村上天
皇年號

箭尾魯田林其在河內
落居也人所聚居之處曰聚落

天王寺住吉渡部共在攝津

顯氏將三千騎來攻未至金剛山七里止舍聞正行且攻箭尾城也欲俟其離山而絕其後正行課知之以七百人行火聚落為向箭尾而還伏于魯田林敵望火起輒趨山下亂隊疾馳過林遇伏起大駭敗走退守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六千騎來援軍于住吉正行曰先破時氏則顯氏不戰而走分兵二千為五隊進向住吉時氏分兵當之正行視北軍塵起曰敵陣四處而眾倍於我不可分兵也乃復合五隊為一疾行擊時氏麾下時氏被創走歸顯氏軍亂走過渡部溺者無數京畿震駭正行援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遣之多願留仕者正行遂進逼京師尊氏

逆賊斥足利氏
爐火餘也餘爐喻餘黨
國警亦指足利氏
渠帥指師直

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統諸將帥以擊正行正行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內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讐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為不忠之臣下為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真臣致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

正行忠節二

兩捷謂譽山林
天王寺兩役
殺所賣反滅削
也
正行率衆拜後
醍醐天皇廟題
和歌於如意輪
堂壁曰
還らじとかね
て思へば梓弓
無きかすに入
る名をぞ留む

緩牽制其軍也

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
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真安危
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汝爲股肱汝
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泣而出辭訣後醍醐帝廟題族
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援
之明年正月北軍至四條畷分爲五隊四隊在前左
右相向而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正行使
隆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軍賊前隊
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賊隊又至與我後
軍戰我後軍終敗走正行不顧以三百騎直前賊將
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鬪正行盡破之乃聚

披靡震攝貌
師直臣上山高
元

索盡也

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踞隴而餉賊衆環視不敢迫
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畢起謂衆曰必與師
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賊
軍披靡正行進逼師直師直臣僞稱師直死正行大
喜拋首于空而手承者三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
頭于地蹶且罵曰唉汝亦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
可嘉也自斷袖裹首置隴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幟
欲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
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以北師直不肯追令其裨
將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
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

北向言至死猶
欲報尊氏也
延元元年正成
戰死正行年甫
十一正平三年
正行戰死則二
十二當作二十
三

北條長氏稱伊
勢氏世居伊勢

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爲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刃，駢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病死。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輒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

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

北條長氏，聰明有大志，陰散財，結豪傑，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

永享十一年足
利義教滅鎌倉
持氏自殺永安
寺自是關東無
定主

政知將軍義政
弟也時爲關東
主居伊豆稱堀
越御所

長氏聽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說。」一日，謂衆曰：「天下之事可知，已成功名，取富貴，舍今而何？顧關東八州，地勢高隆，士馬精強，自古稱用武之地。而永享以來，無復定主，苟得割據于此，天下可圖也。吾欲與諸君偕東，因機制變，謀有所樹立，諸君豈有意乎？」衆奮從之。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八年，長氏與荒木兵庫多目權平山中才四郎荒川又四郎大導寺太郎有竹兵衛六人，仗劔東行，終至駿河，依今川義忠。義忠，其姊夫也。會義忠卒，子氏親猶幼，將士分離，各自爭鬪。長氏姊抱氏親，逃于山中。上杉憲政、上杉定正以足利政知之令，發兵定駿河，長氏迎而說之曰：「國

戰收也

八幡山高國寺
共在駿河

內將士無叛者。特以主幼國疑。故樹黨耳。今二公辱臨於此。欲定今川氏。僕雖無似。願宣公意。以戢將士。有不聽者。二公幸為討之。憲政等曰。諾。長氏會將士誓焉。然後入山。奉氏親母子。歸入府第。政知兵乃引去。將士皆以長氏為功。使居八幡山城。長享二年。長氏徙居高國寺城。陰窺伊豆。而未得閒焉。乃修政令。輕賦稅。又出其所蓄假貸。遠近收以薄息。遠近賴之。士民稍稍來居。城下漸成聚落。長氏以荒木多目等為之首領。立七隊。而服事政知。政知有二子。其長子曰。茶茶。前妻出也。為繼母所讒。囚之數年。茶茶憤怨。伺守者懈。出戕其繼母。遂聚其黨。弑政知。殺其大臣。

長氏稱新九郎

延德後土御門
天皇年號

成就院在伊豆

賊子即茶茶丸也
堵垣也。謂安居堵垣內也。

外山秋山等。而自立。長氏聞之。乃佯稱有疾。浴伊豆溫泉。以訶之。曰。伊豆可取也。歸聚眾議。眾咸曰。吾輩願新九郎君為一國主。久矣。敢不效力。延德三年四月。長氏勒七隊。并今川氏援兵。凡五百人。夜濟黃瀬川。旦抵堀越氏。縱火攻之。賊走自殺于成就院。伊豆人民畏其兵威。負擔奔竄。長氏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榜于路。曰。吾所以來者。誅賊子而已。非有所暴掠。其各安。乃堵以俟。我令敢逃者。蹈其稼。火其家。於是長氏恩威大行於國內。國內將士舊屬上杉氏者。聞之。無不率歸。長氏以三十日。略伊豆。以堀越氏邑自奉。其餘無所取。乃會父老豪傑。諭之曰。吾聞人主。

澆薄也，謂人情輕薄也。

視民猶子，民視人王猶父，是古之道也。及世之澆季，武人貪殘，剝民以自逞，而至胥而困蹶，吾甚憫之。吾以羈旅之人，來司牧是邦，吾為汝為君，汝為吾為民，生相為君民，是豈偶然哉？吾獨願我民之富足也。自今著令，減租稅五分之一，除諸雜課，諸將吏違令虐民者，聽其民來訴，衆皆悅服，爭欲為之用。

甲越之戰一

天文二十二年五月，村上義清與高梨政賴、須田滿親、島津規久等，自信濃來投，請謁上杉謙信，言曰：「僕等為武田信玄所侵略，容身無地，側聞公威名，願賜一下手救援。」謙信曰：「諸君豈為人下者而來，託於我。」

天文後奈良天皇年號

天文十一年，一向賊起，加賀與州豪族椎名泰種、神保良衡、連兵叛，長尾為景至枅檀野，賊將江波某伴降，設罪于路，迎為景，陷而殺之。樹幟言欲為霸者也。程道里頓止舍也。

是知我也。我今略定內亂，念賀越吾父，嘗欲屠此二國，遂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為出力，非丈夫也。因問義清曰：「信玄用兵何如？」曰：「信玄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謙信曰：「彼要後勝，意在拓地也。吾則不然，遇敵輒戰，要不枉其鋒耳。於是下令國內，以十月十二日治兵，小田濱將八千騎入，信濃放火，武田氏屬城。十一月朔，進陣河中島，信玄聞之，請援於今川氏，將步騎二萬出，兩宮渡，使山本晴行等四人覘之，返報曰：「北軍銳甚，君宜厚集其陣，不戰屈之。」信玄從之。兩軍夾水而陣，謙信挑戰，信玄不出，相持二十七日。謙信遣使者言曰：「吾聞公用。」

庇庇護也、

詰朝明朝也、

卯今午前六時、
未午後二時、

兵所嚮無留陣。而何獨不與我決乎。我於公非有怨仇。特爲義清輩。敢問公何以奪彼地。公不欲與吾戰。則還地於彼。不欲還地。則與吾戰。信立答曰。公庇義清。眞爲高義。雖然。晴信而未死。公不能成志也。公欲戰。則自公始。謙信曰。諾。乃決議。約詰朝會戰。即夜傳發。以七隊合爲圓陣。平明度橋而進。信立勒十四隊迎戰。自卯至未。爭橋相逐。勝敗不決。謙信分兵渡上流。出甲斐軍後。甲斐軍顧之退去。橫田源助板垣三郎及駿河七將皆死。越後兵亦多死傷。引兵歸。

甲越之戰二

二十三年八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

雌雄猶勝敗也、
既望十六日也、

酒、大索也、

驢馬、赤馬黑鬣也、

豎子、斥信立、

必與信立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望。信立以二萬人出與之對。固壘不出。閒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立潛下令。張紼犀川而渡。伏旗幟。徑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立乘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立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襖驢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立何在。信立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信立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

急流曰湍

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
立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立危返之呼騎索戰戰死之
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立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
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

甲越之戰三

弘治後奈良天皇
年號

弘治二年三月信立謙信復對壘河中信立與山本
晴行等謀曰我分兵遠出越後軍後鼓譟逼之而以
本軍夾擊必大得志乃令信濃客將保科彈正等以
兵六千夜度戶神山時月黑迷失道不能達謙信見
甲斐軍夜襲人馬有聲也潛起擐甲傳令舉八千騎
出五鼓詣信立牙營會天大霧謙信自霧中直斫營

戶神山在信濃

凡物單曰隻猶
言一騎

而入營驚潰斬山本晴行等六將而天明矣客將兵
達上杉氏營營無隻騎顧聞河中戰聲如雷則還渡
筑摩河出北軍後甲斐軍望見乃返夾擊北軍北軍
敗走追逼之犀川北軍輪轉返戰包追兵將鑿之甲
斐後軍橫擊救之北軍乃倒隊而退宇佐美定行植
幟渡口護之盡濟甲斐兵疲不復追擊八月謙信復
出河中使村上義清等營舊戰處而自進過河背水
陣信立知其志在必死不敢出戰其候騎報曰北軍
積薪如山信立令諸將曰敵中夜有火舉慎勿進擊
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報曰北軍掃營荷擔將去諸
將爭請追擊信立曰謙信豈迫暮掃營者擊之必敗

疏開也，行首猶言行前，謂行伍所向也。

伏兵，曰覆。

老疲勞也。

其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天明望見北軍疏行首，嚴陣而待。諸將乃服信立，信立謀設伏，兩山閒挑戰，佯敗誘敵入山，瞰射殲之。乃夜設覆，而明縱馬入北軍中，出輕卒追之。謙信不出，信立慮兵老有變，乘夜退入上野原。謙信舉軍追擊，信立返戰，殺傷相當。交收兵歸，甲斐越後兵連不解，兩國士民患之，皆願講和。今川義元為周旋之，謙信將有事於關東及越中，於是和成。

元就義戰一

大內義隆為陶晴賢所弒也。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為賊臣所弒，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

大內義隆為太宰大貳，故云。太衡所以平輕重也，爭衡言爭強弱也。

天子之言曰制謂允可之也。津和在石見。

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為復仇。況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燄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天文二十二年，元就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謀。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貳義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為賊臣晴賢者所弒。臣元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合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即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遠近津和城主吉見正賴，世與陶氏讐，首應之。晴賢怒，攻津和。元

银山草津櫻尾折敷畑共在安藝琥珀城在周防骨鯁忠直之士也直言難言如骨佛咽也謂反其說離間之也

就遣兵援之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取银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畑擊破之陶氏骨鯁將有江良興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興房送款晴賢族誅興房遂檄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發兵東下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衆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爲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蹙之弘治元年五月城于島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公常不拒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己斐新里二氏以兵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爲策應既而聲言吾悔不

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卽爲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

元就義戰二

若山岩國共在周防

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孱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爲根據分兵攻諸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真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

孱弱也

醜詆言極惡言
毀辱也

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己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
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覽之大
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款約俟元就渡海赴援翻
城為內應晴賢決意攻嚴島十月建牙塔岡燒民舍
布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鳥銃
七口櫓楫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遺書元就曰公為
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之
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
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眾問故曰其地迫
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兵愈眾而鋒愈鈍我以死
士數千衝之克可必也乃使穴戶隆家留守吉田而

土豚俗所謂土
俵也

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
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從

元就義戰三

閑習也

初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閑水戰晴賢元就竝招之
二族以三百艘來屬元就元就勞之往問城中消息
賊四鑿地道樓櫓殆覆以大索維持之元就移陣大
立山晦日盡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累累不絕賊望見
以為我收兵也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
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
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
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返舟北岸以示必死

累累相連續不
絕也

兵樂曰凱

遂上博尾崎直出塔岡背隆景別率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徵來矣辟船而達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譟乘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萃其牙營營填咽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諸將士破柵而入賊兵遂大潰晴賢咄嗟退走者不能退也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步從者扶掖至海岸求船不復覩一隻遂自殺隆包以殘兵百餘棲嵩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肯而死已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其首曰弑逆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凱元

就留嚴島十一日引兵返小瀨葬晴賢首于洞雲寺

桶峽之戰

永祿正親町天皇年號
智多大高沓懸
村木笠寺共在
尾張
山口左馬助
戶部新左衛門

永祿二年織田信長盡取尾張獨智多一郡屬今川氏先是鳴海城將山口某畔附今川氏又取大高沓懸二城更城于村木信長攻下村木又攻笠寺城將戶部某驍勇不可下信長收兵而歸以戶部善書令侍史學之期年而得乃贗作戶部通織田氏書令森可成偽為賈人齎赴駿河上之義元義元怒召戶部殺之又殺山口父子義元既定駿河遠江參河將大舉攻尾張信長修諸城壘令佐久間大學守鷲津飯尾定宗守丸根與大高笠寺兵數戰不決三年五

三國、參河、津江、駿河、

月義元自將三國兵四萬五千來攻。十八日、大學定宗馳使清洲告曰、義元昨日至沓懸、今夜將運糧大高、而且攻兩城也。信長召將士言曰、我欲赴援如何。林通勝等說曰、敵衆垂五萬、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來銳、據本城待。信長曰、不可、吾視天下英雄、恃其地利、以失事機、自取滅亡者、不爲少矣。先君有言、隣國之來犯、苟有遲疑、我將士且變志、當亟出迎戰。吾不敢背先君之教、明日將一戰、決勝敗也。與吾同志者、努力、諸將莫敢諫者。

桶峽之戰二

信長因命與飲酒酣天明、信長自起舞、謠古謠曰、人

先君信長父信秀、

夢幻、言年壽短促也、

兩城、鷺津、九根、

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舞畢、卽被甲上馬、單騎舉鞭而出、騎能屬者十餘人、比及熱田祠、得千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信長顧軍士曰、神助我也。乃取山路、行收諸城兵、凡三千騎、東望見兩城、火起、將士逡巡。信長益鞭其馬而進。林通勝、柴田勝家、池田信輝、毛利秀高、扣馬諫曰、彼衆新勝、以寡兵犯之、立覆沒矣。信長厲聲曰、汝輩且聞吾言、吾非妄意進犯之也。敵納糧大高、終夜不息、今亦拔兩城、其兵罷極、而義元侮我、不復設備、吾乘是時、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出羽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

縱謂以矛戟撞之

之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信長欲下馬接戰。森可成曰。衆寡不敵。宜騎而突之。信長曰。善。乃馬上揮槍先衆馳下。會大雷霧雨昏黑。我兵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不知所出。服部小平太進入幕中。薄義元。義元拔刀擊其膝。毛利秀高縱義元斬其首而出。駿河軍遂大潰。信長追擊斬其精騎二千餘級。乃賽熱田而還。士女夾路迎觀。信長揭義元首于馬前。凱旋清洲。大高沓懸諸城皆解走。信長以此名聞天下。

信長勤王

當此時。足利氏大衰。三好氏松永氏專京畿之政。而

三好長慶
松永久秀

戡枯舍切克也、
道家清十郎

七道將士各據其國。迭相爭奪。信長慨然有戡定天下之志。初尾張人道家某與京師人立入宗繼者相識。宗繼爲左京亮。自父祖居京郊。多田業供御。乏絕。每取給焉。嘗說中納言藤原惟房曰。方今天下大亂。宮闕頽敝。供御之邑。盡爲武人所占。而以臣視之。其勢非得天下豪傑。不足以定天下之亂。聞尾張有織田信長者。年甫二十。割據東國之咽喉。能以少摧衆。是其人必有絕世之才。君盍奏請綸旨。囑信長以撥亂反正之事。惟房畏憚內外不敢決。宗繼再入說之。曰。事如漏泄。臣獨任其責。帝探闕鏡室。決計五年十月。惟房宣言。天子感異夢。將奉幣于熱田。乃使宗繼

咽喉。喻天下要地。
綸旨。謂天子之詔。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撥治也。謂治亂世以反諸正道也。

既虛放反賜也
不日不終日也
言速也

庸功也言奮揚
功績也

及磯貝久次齋密旨赴尾張因錫信長以御用合香館道家氏信長獵歸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乃沐浴更衣出見宗繼宗繼宣達勅旨信長謂宗繼曰吾聞天子天下之君宜自我共職焉而今反辱使命加以寵賜吾何以堪之當藉天威以夷凶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因自調食以享二使召森可成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木下秀吉瀧川一益菅谷長賴堀秀政諗以勅旨於是日夜議西上之策十年十月天子復使立入宗繼齋詔來詔信長曰朕顧四方莫如卿武囊降密勅囑以征討卿存心王室不憚跋涉聞已平尾濃奮庸宣威朕深嘉之宜益迪果毅以副朕望因錫

戰袍一領信長召村井貞勝讀詔領旨感激受其袍曰臣督師詣闕之日當服以拜賜耳

藤吉筮仕

豐臣氏出於尾張尾張愛智郡中邑有彌助者無子與其妻祈之於天妻夢日輪入其懷已而有身天文五年正月朔生一男兒因名曰日吉日吉生而英異八歲失父同聞有筑阿彌者為國主織田信秀之僕以疾歸耕邑人為議納為繼父父素貧不能共存遣為人奴所至皆數月而去轉徙於尾張美濃間比二十歲遂如遠江為土豪松下之綱家奴之綱愛其才幹每事使之命名與助當是時信秀既沒信長嗣立

岡里門也同岡
猶同里

擊持也謂持草履也

拉引持也

攻略四疆與助以爲非信長無足與成功名者於是自造姓名曰木下藤吉聞信長出跪謁道側曰臣父筑阿彌嘗爲君先公奴臣幼流寓他方不能自達君門願君復收臣爲奴信長熟視笑曰汝面類猴其心必捷矣乃收爲奴常擊鞋以從以其筑阿彌子也呼曰小筑藤吉奉仕甚勤依託近臣給其使令信長嘗侵晨獨出從者未屬而藤吉輒從之如斯者數信長寢親近之其明年信長所居清洲城壁壞可百步命吏發卒補之彌月不成藤吉從過城下仰視而嘆曰「嘻危矣因獨語久之信長微聞之呼藤吉面詰曰小筑汝欲何言藤吉畏憚左右不敢答信長佯怒拉其

手近之藤吉乃曰方今君國東有今川武田西有齋藤淺井六角日窺我隙然而弛備如此有司爲君謀不忠信長默然既而歸舍召藤吉曰使汝司工事則汝能速竣之乎藤吉曰能信長曰吾今日命汝司工事矣藤吉拜謝徑詣吏告曰主公命僕司工事願諭徒屬使聽僕令吏意憎之曰子好爲之吾不復管也藤吉乃盡會役徒以君命賜之酒食乃分爲十隊以一隊充十步身自獎厲督促之兩日而成信長適獵歸見而大驚曰猴奴乃能如此因加俸升爲吏是歲永祿二年也

秀吉大志

優裕優和寬裕也
猜吝猜疑而鄙
畜也

秀吉以桐爲號以金瓢爲馬表每一捷加一瓢曰吾必積至千矣因稱千瓢織田氏之出軍也桐號瓢表敵望而避之前後加封總二十二萬石秀吉私與其謀臣議曰主公外優裕而內猜吝吾受大封必不能保終因從容白信長曰臣敢請養次郎爲子讓之以臣祿信長喜因問曰汝祿如何曰君命臣西征者西國二三州可指日而取取輒獻君臣請其餘耳信長乃以其少子秀勝爲秀吉義子當是時毛利輝元割據山陽山陰十餘州浮田直家以備前美作附之播磨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寺政職等恐被其兵送款於織田氏政職使者黑田孝高有器略因秀吉說

大任謂西征大將之任
度內猶言計中

毛利氏可擊狀曰臣請爲之鄉導秀吉具語之信長信長終決意西征天正五年以秀吉爲西征大將使取播磨以自封十月秀吉入辭信長授以記幟曰功成則舉中國予汝汝遂進取九州若其援師當依請遣之秀吉拜而對曰君不以臣鄙陋舍勳舊諸將而命大任於臣臣敢不竭力臣辱記幟之貺是君使臣得專制也討叛撫服臨機制變以定中國在臣度內耳君之近臣森矢部福富諸人積功累勞未有所報中國已定願以封此輩臣則直進乘勢遂下九州九州下則願賜其一歲之入蓄糧仗造舟艦濟海入朝鮮君欲賞臣功願以朝鮮爲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

入於明。庶幾倚君威靈，席卷明國，合三國為一。是臣之宿志也。信長笑曰：秀吉又復大言乎？遂許便宜從事。

秀吉大度一

秀吉以五歲定丹波。但馬因幡播磨攝津五國。天正九年十二月赴安土。即夜謁信長。信長呼而前之。撫其面曰：汝面目非復昔日。藤吉明日我且以客禮饗汝矣。旦日秀吉獻寶刀一。鞍馬百。土物五千。布旅蔽地。信長自城樓視之。欣然謂左右曰：此大膽。藤吉所獻者乎？饗而遣之。十年正月宮部繼潤使人來告。吉川元春欲攻鳥取。秀吉曰：彼攻之於北。吾將救之於

旅陳也。陳列寶刀鞍馬土物也。

冠山高松共在備中。

巨防大隄也。

淺野長政。

廂山在備中。

櫓梢上設架如鳥之巢樹也。

南也。乃引兵入淡路。二十日定之。四月將六萬人入備中。攻宮地下之。遂攻冠山。加藤清正先登。浮田氏兵繼之。冠山兵盡走。高松城。秀吉隨圍城。城傍平田多。池沼而甲部河在其西。秀吉登山熟視曰：是可灌也。五月自移營于蛙鼻岡。築巨防於城南。引河水灌之。使淺野某以舟載大礮擊碎城樓。於是吉川元春乃舍因幡而來救。與小早川隆景合兵。陣于廂山。輝元在其後。秀吉分二萬人當之。益築防。使峻城兵結櫓而坐。元春隆景數挑戰。秀吉固壘不出。因謀曰：吾連取數國。今又舉毛利氏。則功大而身危。不若請主公於此而為之先鋒。乃馳使白信長曰：城陷在旦夕。

而毛利大舉來援請出大旆分軍爲二一以當城一以擊援師不出一歲而中國可舉信長大喜使堀秀政先往乃命明智光秀筒井順慶池田信輝中川清秀高山友祥等率兵三萬五千援秀吉而自以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將親繼之也初光秀以事怨望至是亦不欲往信長迫而遣之使歸丹波治兵而西

秀吉大度二

當是時高松城不漸水數尺東西之軍相去可百步毛利氏聞東軍大舉且至遂使使議和秀吉未之許也六月有人稱京師使者馳入軍門秀吉覽之所知

信長時爲右大臣故云

變故變事也

御土御門帝應

宗仁者變報也曰光秀反以丹波兵攻右府于本能寺弑之右府者信長也秀吉大驚而未宣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隄防是日城陷城將自殺而毛利氏猶張軍不去明日遣使者來治前議秀吉卻之曰當俟明日議之明日使者復至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自我發之乃具告使者以變故使返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與我和乎若欲擊我則莫今日若也公等徐計之使者返報輝元大喜謀於諸將諸將皆曰我與信長和非與秀吉和今信長死彼軍情沮廢危疑萌起我乘是時掩擊之必獲秀吉是天幸我家也不可失矣隆景曰吾所見異於此信長之死非天幸我家乃

仁中山名宗全
細川勝元戰于
京師自是天下
大亂

雲蒸龍變喻英
雄乘時運而崛
起也

幸於秀吉也。何則應仁以來七道分離爭亂相踵。至今日而極矣。天將生一豪傑以掃蕩天下。吾視秀吉舉動得非是乎。信長既死其子弟將佐孰出秀吉右者。夫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於內。使常人處之必深祕其事速成前議。今正告不隱。任吾從違其量豈可測哉。吾使人候視其陣不異平日。今與之戰我曲彼直。讎我必深。敢死來戰能保必獲之乎。苟不獲之使其脫歸異日雲蒸龍變我無遺類矣。以吾計之莫如從前約彼遭際禍難多我不違約必厚遇我功名富貴將與我共。是我與彼同慶幸也。輝元然之乃送質成和且弔之。於是秀吉欲還討光秀因乞毛利氏假

弓銃各五百旗三十騎士一隊。輝元如其言。秀吉會諸將士垂泣謂之曰。吾受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舉。汝輩其爲我勉之。乃引兵上途兼程疾行。至於尼崎。遂進至于山崎。與光秀會戰。光秀敗死。

聚樂行幸

天正十四年二月內野第成。命名聚樂。秀吉將請天子幸焉。率諸侯朝之也。十六年正月遂奏請臨幸。時承大亂之後典籍殘亡。乃令前田立以與公卿雜議。用足利義滿義教故事。四月十四日天皇幸聚樂第。關白秀吉率文武百官扈從。扈從者蓋新典也。遠近

天正正親町後
陽成二朝年號

應永中後小松
帝幸義滿第永
享中後花園帝
幸義教第

伯謂諸侯也

織田內大臣

德川大納言

大和大納言

三宅中納言

浮田中將

加賀少將

長曾我部侍從

大友侍從

祿福也

度續歌也

縱觀父老或有流涕者曰吾儕聞有行幸之儀久矣
今得親觀之即日行享禮使伶人奏五常太平諸樂
明日秀吉早盛服出侍于御座之右盡召天下牧伯
使列於前內大臣信雄大納言家康大納言秀長中
納言秀次左近衛中將秀家右近衛少將利家侍從
元親侍從義統以下以次而進盟曰奉戴皇恩竭力
王事莫敢或怠皇家之邑莫敢或侵侵者相共誚責
之戒囑子孫莫敢或渝關白所令事無大小莫敢或
不奉所違斯盟者六十六州神祇大罰殛之覆其國
家莫能享其祿明日宴諸牧伯天皇賜歌關白以下
皆廣之車駕駐五日還宮秀吉以京師戶稅奉供御

湯沐邑謂以其
賦租供湯沐之
費也

先是秀吉討北
條氏政於小田
原滅之塑像埏
土以作肖像也
賴朝系出自清
和天皇故曰名
族
應永八年足利
義滿私遣使明
明主以義滿封
日本國王永享
四年義教又遣
使稱臣明使報
聘義政亦遣使

以其戶租爲上皇湯沐邑以近江高島郡充廷臣采
田凡金帛珍貴之獻前後無算

豐公征韓一

秀吉之在關東也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進撫其
背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然若
承藉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略地至明若以
爲何如初秀吉爲織田氏徇山陽請攻韓及明後常
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閒常
奉朝貢於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盜數侵明境明
韓皆與我絕而海賈互市不絕我對馬島距韓甚邇
島主宗氏世置吏于韓釜山浦至豐臣氏時明民或

阻隔也格止也
言不奉行帝命也

有來投者。秀吉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益思窺之。其定畿內，以橘康廣嘗諳韓事，擢為使者，徵朝貢于韓。不得要領而還。秀吉疑其與韓有私，族誅之。及定西海，宗義智送款焉。秀吉命掌使事將伐關東，遂遣義智與僧玄蘇往韓。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求通於明，曰：「明不聽我言，我當發兵伐之。」琉球王尚寧告之，明不聽。義智至韓，韓王李昫乃使其大臣黃允吉、金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既至，自伐關東，見韓使者，乃命史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廢亂綱紀，阻格帝命。秀吉為之憤激，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

斯語辭

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為我前導。因遣平調信、玄蘇與偕。」

豐公征韓二

韓王得書，疑懼，誠一以為虛喝。王使之私饗二人，探

喝，訶也，作恐喝之辭，以相脅也。

依違言不決也
鼠性多疑出穴
觀望一前一卻
進退不決故謂
人遲疑者曰首
鼠兩端

忽忽不省事也

悒不安也悒鬱
心結而不暢貌

其情實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之耳
貴國盍居閒和解之誠一依違立蘇厲聲言曰今日
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
韓始懼稍修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防天正十九年
夏秀吉復遣義智責哈在釜山旬餘不得報怒而還
秀吉志益決秀吉初無子先是姬人淺井氏生男鶴
松秀吉絕愛之是歲鶴松夭乃悲哀累月心忽忽不
樂因屢出遊以自遣一日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
曰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鬱為乃還大會
諸將帥謂之曰吾藉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休
矣特諸醜夷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吾欲以邦治委

奄掩通盡掩其
國而有之也

愕眙驚視貌

那古邪在肥前

內府而自將入朝鮮以其兵為先鋒以入於明彼拒
我命則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
土壤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厭其望不亦快乎我籌
之已熟事非甚難諸君其能為我出力耶諸將帥愕
眙相視莫敢對者浮田秀家進曰殿下舉此無前之
事誰不努力者衆莫敢異議內府謂秀次也秀次時
為內大臣敍正二位於是秀吉奏請遣諸將之國各
具兵食命九鬼嘉隆造大艦數千艘大廳聞秀吉赴
海外憂恐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而自出陣肥
前以為策應乃大城于那古邪建為行營十二月分
朝鮮地圖于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兵為八

文祿後陽成天皇年號

軍以嚮韓之八道。文祿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秀吉發京師，或曰：盍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四月至安藝，謁嚴島祠，投百錢，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衆大喜，蓋豫糊合兩錢也。遂至那古邪，諸軍會者凡五十萬人，糧食稱之。於是先遣水陸九軍，發大礮，闕而揚帆，蔽海而渡。

碧蹄驛之戰

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伐朝鮮。毛利吉川、小早川氏爲後隊，諸將在朝鮮，連署稟事。隆景、花押、點畫甚繁。福島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宜疎，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橫尸原野。

稟稟告也

何以遺狀爲正，則有愧色。當是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國都。小西行長爲先鋒，進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城，皆相屬。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朝鮮，陷平壤，行長敗走。大友義統亦棄城走。秀包與黑田長政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皆解還，萃於國都。隆景守開城，獨不肯還，曰：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還。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里而陣。數日，候騎

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矣隆景曰足
 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爲六隊迎戰前軍二隊不利卻
 隆景揮槍大呼而進士卒皆奮莫不一當百三將自
 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敗如松墮馬隆景將井上某
 縱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厘以身免
 遂北至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厘百餘人如
 松入開城視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
 大沮明之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
 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羣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
 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
 之有從之全軍而還

虞憂也

豐公裂册書

慶長元年八月明韓使者共至界浦二十九日造伏
 見秀吉使柳川調信責韓使者曰吾收兵而汝國未
 獻三道今又不使王子來謝再造之恩乃遣微者辱
 我我不許汝入見二使因行長謝弗聽九月二日使
 毛利氏列兵仗延明使者入城諸將帥皆坐頃之秀
 吉開幄而出侍衛呼叱二使惛伏莫敢仰視捧金印
 冕服膝行而進行長助之畢禮三日饗使者既罷秀
 吉戴冕被袷衣使德川家康以下七人各被其章服
 召僧承兌讀册書行長私囑之曰册文與惟敬所說
 或有齟齬者子且諱之承兌不敢聽乃入讀册于秀

三道慶尙全釋
忠清也
再造猶言再生

袷衣長衣也

址播同昌者及
裂開也
韓虜斥明主

三奉行石田三
成增田長盛大
谷吉隆

吉之傍至日封爾為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
拋之地取冊書扯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
何待髡虜之封哉且吾而為王如天朝何乃召行長
謂讓曰汝敢欺罔我以為我邦之辱吾將併汝與明
使者誅殺之行長股栗諉罪於三奉行出書牘數通
為證承兌亦救解之事繼得止而秀吉怒未釋即夜
命加藤清正大谷吉隆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逐明韓
使者賜資糧遣歸使謂之曰若亟去告汝君我將再
遣兵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
明年二月悉會故行臺柳川調信私囑黃慎曰太閤
意已決矣速獻三道使王子來謝不則貴國復被禍

矣惟敬猶疑其虛喝已而見沿道治兵狀則大驚奔
去

蔚山嬰守一

慶長二年十一月明將邢玠入韓聚議都城以為和
兵持重若待秀吉親濟者其志不在小宜及今擊之
會明諸道募兵皆至乃分為三李如梅將左軍高策
將中軍李芳春解生將右軍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
分屬三軍以楊鎬麻貴統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期
以十二月進攻焉我諸將聞之益修城壘清正巡視
西生諸寨而留裨將加藤清兵衛與毛利氏援卒俱
修蔚山明諸將議曰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先克清

聲、宣言也、

嬰、繞也、

正則餘從風解。乃聲向順天，以牽行長，而諸軍會慶州。留高策于彥陽，以絕釜山援路。而李如梅、解生等皆萃蔚山。蔚山土木未竣，其役卒駭明軍，至入告清兵衛。清兵衛出戰，陷伏大敗，入城嬰守。淺野幸長將往蔚山監役，至彥陽，遇明兵，麾衆而進。將士覩之，爭赴明軍。幸長身被十餘創，猶進而不已。其將龜田大隅力諫，使二從士回其轡，而以刀鞘鞭馬。馬奔蔚山，清兵衛望見，出城迎入。時楊鎬、李如梅等已破蔚山外郭。幸長代清正，率厲將士，嬰壁守之。明兵以幸長爲清正也，欲必獲之，攻擊甚急。幸長自放銃，無不命中。時開門突戰，殺傷過當。麻貴、茅國器、鼓衆攀壁前。

廣、突通羣也、

時淺野長政爲彈正少弼故云、

兜蓋首領也、

者墮後者登，晝夜不歇。城兵欲告急於清正，清正時在機張，相去三日程。敵衆充塞道路。幸長曰：「誰可往者？」近臣木村賴母奮請往。幸長壯之，予以善馬。已出門，明兵麴集。木村一騎馳突萬衆中，一日一夜達機張。見清正告急，清正大驚，投袂而起。左右或止之曰：「蔚山以孤城當大敵之衝，而我寡兵援之，終不能保。不若棄之也。」清正曰：「彈正囑我曰：『緩急幸援我兒。』今餒之敵，何以立天下？」乃率見兵五百人，人負糧食，登舟赴援。與明候船戰江中，走之。清正自蒙銀兜蓋，杖薙刀，立船首，指麾士卒。明韓諸軍指目，莫敢近者。遂入蔚山。

蔚山嬰守二

鎬貴謂將士曰。清正定入城矣。猶檻虎而刺之也。明日合諸軍。蟻附而上。清正令將士投大石巨材。擊卻之。即夜與數百騎襲明軍。大獲而還。敵更起飛樓。以火筒佛郎機百道竝攻城壘。震裂。清正與幸長堅守。不屈。鎬貴知其不可力取。乃下令休戰。合圍十晝夜。斷我汲道。城兵飢渴。皆嚙紙煎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夜出城外。搜明人尸。取其所佩糗糧牛炙食之。天大雪。士卒瘴瘵。有墜指者。而清正意氣自若。益修守具。用銃及紙礮。日斃明兵數百千人。鎬貴夜設伏。而曉焚營。退走數里。以誘城兵。城兵欲追。清正

飛樓高樓也

佛郎機大砲名自佛國出故名

瘴當作暉音君手足拆裂也瘡球玉反手足中瘡瘡也

不許曰。彼舉火以退。退不設殿。不以夜而以曉。是將誘我而殲之也。久之。明伏稍稍出。終復圍之。時黑田孝高在梁山。使使告釜山曰。蔚山急矣。即陷諸城。隨之。不可不趣援。諸將然之。豐臣秀秋。毛利秀元。黑田長政。加藤嘉明。森忠政。蜂須賀家政。藤堂高虎。其子高良。脇阪安治等將騎卒五萬。自彥陽。昌原分道赴援。而行長自海上會之。三年正月。秀秋等至。彥陽擊破。高策與昌原軍皆赴蔚山。行長益裝空艦。蔽海而至。楊鎬聞我軍自三面至。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乘夜解圍。長政使後藤基次晨出候軍。得一馬蹊于水涯。返報曰。是日本制我兵已有騎渡者。不可後矣。長

政即馳躡明軍。藤堂高良等揮槍繼之。清正與幸長乃開門合擊。敵衆崩駭。獨其將吳惟忠茅國器殿而回戰。吉川廣家奮擊走之。明軍大走。遺棄糧仗。蔽野。秀吉得蔚山捷聞。賜手書於清正賞之。爲餽糧食。

關原之役一

慶長四年三月。石田三成等會議于小西行長宅。曰。內府專橫。蔑視嗣君。諸老所共憤也。不可不速除之。行長因建襲擊之策。前田立以素通款德川氏。故發異議。沮之。五年秋。三成等定議。遂移書遠近。曰。內府有罪。嗣君命討之。苟念太閤恩誼者。宜來戮力。毛利輝元以下。侯伯來會者。四十餘人。進至大垣。時家康

家康時爲內大臣故曰內府

赤阪在美濃

田邊在丹後。攻細川氏之兵。大津在近江。攻京極氏之兵也。黃門中納言唐名也。毛利輝元時爲中納言。故曰黃門。

在下野。聞變不爲驚。然以諸將質在大阪。頗疑之。使人問其去就。諸將皆奮欲擊三成。乃誓曰。公苟不渝。太閤約善。視嗣君則僕等力戰。必梟治部。諸將乃先發。當是時。天下之兵。美濃以東者。概屬東軍。美濃以西者。概屬西軍。四方豪傑。割據方隅者。皆觀望其成。敗。九月十四日。家康進陣于赤阪。於是大垣諸將會議。曰。內府來確也。何以決戰。秀家曰。彼必悉銳來攻。我守備既具。足以待之。田邊。大津之兵。將不日來會。安藝。黃門亦當繼至。我疲敵于堅城之下。而內外擊之。其勢如鷹鷂之搏鳥雀。是全勝之策也。三成曰。不然。今敵兵半於我。吾聞倍則戰。未聞倍則守也。我輩

中納言指浮田秀家
揣初委反量知也

秀秋已與東軍約為內應秀元亦素通款東軍

擁大兵征伐關東而坐守孤城不敢出戰天下之望我者皆沮喪矣往年小牧之役太閤過慮當戰不戰終成內府之名今豈可貳過哉諸將負勇者多右其議大谷吉隆長束正家爭之曰當今之世誰與內府決勝於野戰者獨有持重以疲之而已中納言謀慮深長宜聽從之議未決家康揣知之乃宣言曰敵不敢出我將置兵而西直取大阪矣皆束裝大垣諸將聞之終決議出于關原浮田秀家島津義弘背天滿山東向而陣小西行長陣其左石田三成又陣其左有馬河尻精谷石河布施玉置氏陣其右大谷吉隆與平塚為廣戶田重政又陣其右小早川秀秋屯松

申驅第二陣也

尾山脇阪安治小川祐忠朽木元綱赤座久兵在籠毛利秀元屯南宮山鍋島勝茂長束正家長曾我部盛親安國寺惠瓊在籠皆北嚮而陣騎卒凡十二萬八千家康得報哂曰敵墮我術中矣乃下令軍中部署諸將以福嶋正則為先驅下野守忠吉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為申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戶川達安等為右軍藤堂高虎山內一豐織田長益津田信成京極高知等為左軍蜂須賀至鎮筒井定次稻葉貞通遠藤慶隆小出秀家龜井茲矩寺澤廣孝等為游軍淺野幸長池田輝政與中村德永市橋有馬金森等備南宮

山水野勝成。松平康長與一柳松下西尾津輕等備大垣家康自以麾下爲中軍。酒井家次居前。本多康重大須賀忠政居後。騎卒凡七萬五千。遣奧平貞治潛赴松尾山。監秀秋軍使俟戰酣爲內應。

關原之役二

十五日黎明。家康親擐甲不冑而巾上馬。率諸軍進至桃配野。召忠勝曰。南宮之敵可疑。忠勝曰。彼若挾詐。當下山陣。今猶在頂。是無慮也。家康曰。然。賜忠勝以名馬三國驪者。遣之。自進軍可半里。家次以白旗十二旒。先行三百步。會天大霧。咫尺不可辨。東西之軍。遇于關原。日加辰。而天霽。敵諸將覩我軍已近。欲

辰午前八時

誘致而夾擊之。未敢挑戰。忠吉時年十二。與直政以兵三百踰正則陣而前。既而中軍鼓噪起。諸隊大鬨。弓銃已交。忠吉親冒義弘軍。與一驍騎搏。墮馬。命從兵斬之。復進。被創。直政扞戰。右京尋至。忠勝乘三國驪橫衝敵陣。陣皆披靡。其子忠朝手斬二騎。義弘行長戰甚力。秀家亦擊正則。殺傷數百。我衆將卻。正則叱咤督戰。會游軍來。援合兵。疾擊我右軍。自菩提山南循麓而進。長政豫揀死士十餘。自從。欲必擊三成。先諸將迫其柵。斃三成。將島勝猛。吉政一正與三成將蒲生備中北川十郎戰。而不利。嘉明忠興擊其橫。吉政等返之。左軍諸將自道南進。直擊吉隆。吉隆與

為廣重政健鬪。我兵不可進。時日將午。兩軍迭進。互退。勝敗未決。西軍數舉烽。秀元不敢動。秀秋亦不敢。應東軍。東軍發礮。松尾山以試之。奧平貞治亦促之。秀秋乃以兵八千下山。平岡重定。稻葉正成。為先鋒。迫吉隆之右。不利。貞治戰死。脇阪朽木。小川赤座。諸將與我左軍相翼而進。信成長益。斬重政。小川氏部兵。斬為廣。秀秋返戰。三面合擊。於是家康傳令諸軍。鼓譟齊進。聲震天地。西軍大動。我前驅乘之。擊走秀家。我左軍既獲吉隆。進與右軍夾擊。走三成。斬十郎。備中行長之軍。望見擾亂。欲卻而整。我申驅迫擊。走之。義弘以一軍。東南走。正家。盛親等皆潰。西軍遂大

未時、午後二時、

敗。我軍乘勝追北。斬首四萬級。原草為之赤。未時戰罷。我士卒死傷不滿四千。東軍既大捷。西軍崩潰。散之四方。四方豪傑。莫不震懼。旬月之間。六十餘國。盡服於德川氏。

家康言行

東照公為人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遊畋。以訪疾苦。其為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公幼質於尾張。有獻百舌者。卻不受。左右問故。公曰。吾聞主將不取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七

浮華、浮薄而無實也、

戈繳射也、

池中植竹籬以養魚曰籬

于圍其一網于壕皆被拘繫牙兵鈴木某欲諫之未
有路乃故自矯令取池籬之鯉煮而食之他日公觀
於池問守者守者告故公大怒欲手斬鈴木鈴木入
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為天下公大
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鈴木褒之後語人曰直
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
也公在濱松召三士人命事其一人留請曰臣承聞
敢有白出一疏于懷獻焉公使其讀而聽之每條輒
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
出本多正信侍坐啓曰彼何輕率也且其所言無一
可取君何褒之公曰否吾褒其志也且褒無可取者

柔媚柔媚編說也

則可取者至矣公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
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釋曰汝宰
我家務在訪人材材者豈敢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
知恥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也
元氣消亡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
某不禮己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
為公忘私獎勵士風汝輩何不類焉
又嘗諭將軍近臣曰天下安危在將軍之心宜留思
焉獎節義擯輕薄愛士民信賞罰賜賚勿濫濫則士
怠用人勿偏偏則國危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枝也枝
偏大則蹶其根猶鷲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

大賀彌四郎自習徒起懷異圖通款於甲斐事覺見謀殺甚慎也

泰衡當作秀衡

秀忠納女禁中稱東福門院其子與子即位是為明正天皇

期搏擊。臣之用舍可不重哉。足利尊氏之任高師直。豐臣秀吉之用石田三成。皆以取人怨矣。我亦誤用大賀。殆陷危禍。可不懲愆乎。凡天下之亂。起於主將縱欲。而宰臣專權也。浚民膏血。盈之府庫。目曰能臣。是為君蓄怨耳。且恃才能者。必以舊法為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內氏。所以衰亡。皆由於此也。凡政在因其舊。我嘗赴陸奥。見源賴朝榜牌。其辭曰。國事皆因泰衡之舊。吾信賴朝之能。定東陲也。

秀忠謹厚

台德公為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公益小心。嘗在禁內。獨休于便室。或闕之。公衣冠肅

冢大也。謂長子也。

越是也。

然。莫有惰容。其事東照公。盡心承懽。至微細事。無不啓稟。關原之役。公不及事。而兄秀康弟忠吉皆有功。其歲東照公召諸大臣。問曰。吾欲定繼嗣。誰可者。并伊直政。右忠吉。本多正信。右秀康。大久保忠鄰。曰。冢子資望已定。不宜動搖。且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也。東照公頷之。公聞之。不啻直政。正信。而忠吉亦體忠鄰益與之厚。每來江戶。輒館其第。公以同母故。最愛忠吉。忠吉疾病。公親往其館。候視。使者旦夕往來。寢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最重秀康。凡西諸侯會同者。不得齋火器。秀康嘗赴江戶。具銃隊入碓冰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公

百歲之後謂死後也

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及其卒悼惜殊至東照公嘗以義直賴宣賴房屬於公曰我百歲後善視之公常念其言故特愛重三家凡公每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之時必變容隕涕其出行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漏刻報期公方食舍箸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居常無所耽嗜特崇儒術好書及歌諸武技皆究其精而不以傲臣下以故諸宿將豪傑皆馴服焉嘗謂其下曰織田豐臣二子喜爲人所事家君則喜使人矣所以異也以故諸政治皆效東照公而最慎於選人將軍之幼以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爲傅忠世以嚴利

勝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利勝常侍燕樂乘閒說曰願聽伯耆言不則雅樂謂之何將軍輒悟酒井忠利子忠勝自扈從爲側用人公又以爲傅亦大稱職焉

家光英邁

大猷公幼英偉東照公器之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東照台德之世諸巨藩各自偃蹇其會同者將軍或郊迎之禮分未定及大猷公時嘗盡召天下侯伯于大城自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天下且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將士至於家光則襁褓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已居統率之

偃蹇驕傲也

盤坐安坐也

燕猶樂也安息之時也

任而不一事權非所宜也。自今待卿等當同於譜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給暇三歲熟思以決去就。諸侯皆逡巡曰敢不聽命。公乃起入坐內廳以次延諸侯。賜佩刀。公便服盤坐腰無所佩。諸侯受刀拜。公曰檢刃。諸侯悚息抽刀寸許輒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然而其事皇室恭順如故。其再入朝朝廷欲以為太政大臣。公固辭曰先臣嘗叨此職幸得全首領以沒。臣敢復哉。公甚敬祖先。諸老臣侍燕閒言及東照公事。公輒曰少俟之。乃改衣帶盥漱然後聽之。當公之時名臣盈朝。肥後守松平正之。掃部頭井伊直孝。大炊頭土井利勝。讚岐守酒井忠勝。周防守板倉重宗。

聖白土也

不踐足跡言特立獨行不蹈踐他人之迹也。京尹所司代也。

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等為其最焉。信綱警敏絕人而能下於人。公嘗欲急改造一城樓。信綱督工一宵而成。以白紙糊壁如新。聖者利勝讓之曰不成則已。是使人主責難於下也。信綱謝曰僕請終身以為戒。福嶋氏之收封也。羣議不決。板倉勝重薦直孝曰掃部頭不踐人足跡者乃召直孝。議遂得決焉。勝重為京尹年久。元和中以老辭職。台德公優勞使舉人自代。勝重曰莫若臣長男。乃命重宗。重宗慎密廉平。世以為不愧其父。

日本外史鈔終

明治四十五年六月廿七日印刷
明治四十五年六月三十日發行
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訂正印刷
大正元年十二月廿七日訂正發行

日本外史鈔

定價 金參拾四錢
大正十四年度
臨時定價 金六拾壹錢

校訂者 簡野道明

編纂者 國語漢文研究會

發行者 三樹一平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印刷者 綾部喜久二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印刷所 宮本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振替口座東京四九九一番

株式會社

明治書院

電話神田二三九八番

第四卷

三

上

春

野

